

考察2011年的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我们惊讶地发现，传统报告文学所强调的“三性”，即“新闻性”“文学性”“论说性”的特征正在悄然地变化。特别是“新闻性”正在削弱，“文学性”被作家特别厚爱，而其“论说性”的特征正在被“学术性”所取代，成为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主流。这表明了一种潜在的共识，非虚构文学创作的二元分化状态已然形成，并逐步构成了鲜明的两个创作阵营：学者化的非虚构创作与记者式的非虚构文学创作。而就2011年创作实绩来看，学者化的非虚构文学创作成为这一年的叙事主潮。

### 历史叙事

首先就是2011年为多个纪念日而创作的作品。

为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创作的作品，如柳江南、张隼创作的《建党伟业》，由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厉华创作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由武警作家刘秉荣创作的《天变：辛亥革命纪实》，季宇用20年研究成果创作的《燃烧的铁血旗》，王朝柱创作的《辛亥革命》，王树增创作的《1911》等都呈现出扎实的求真求变的非虚构创作学者化的趋向。为纪念太平洋战争70周年，胡烽创作的《血洗绿色地狱——瓜岛之战》等也都是在这个非虚构创作的“大年”里献上的厚礼。

其次，2011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大发展的一年，特别是“神八”的升空，引发了作家们对航天事业的关注。由陆其明创作的《张爱萍与两弹一星》即是这样一部有分量的作品。谈到“两弹一星”必然会使人想起开国上将张爱萍，正是在他的领导与推动下，我们具有了与世界对话的资本。《张爱萍与两弹一星》真实地再现了“两弹一星”决策、生产、试验和成功发射的艰难历程，真实地再现了钱三强、钱学森、朱光亚、王淦昌、邓稼先等科学巨匠们带领科技人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英勇奋斗、坚忍不拔、呕心沥血、忘我献身的伟大的科学精神、爱国情怀和民族意志。与上述作品描述了同一内容的是当年参与“两弹一星”研制任务的科学家李旭旭的《原子弹日记》，这是一部从个体经验出发的真实还原当时情景的优秀作品。

第三，2011年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重要收获便是对于历史战争的还原与反思、记录，这一创作方向构成了2011年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另一焦点。由张章创作的《血战四平》，由蒋文瀚创作的《中国抗日战争实录》等作品都是这类创作的代表。特别是由长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外战争纪实》丛书，是一套较为全面叙述解放战争时期重大战役的优秀非虚构军事文学作品，如从书中桂恒彬创作的《席卷长江》、刘立波创作的《血拼兰州》等作品，用生动鲜活的事件与细节描写还原了历史现场。

与上述丛书有着同等重要意义的是另一套独特的《战典丛书》。这套丛书把典型战争中的战术以文学事件的方式加以描述，有着重要的启发性。

第四，追踪历史的“真相”、重述重大历史事件，追寻已有定案的事实，是2011年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引人注目的重点。

对历史事件的深度追问成为2011年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一个热点与成就最大者。如张正隆创作的《雪冷血热》《一将难求：四野名将录》，田艺创作的《我的1950年代——朝鲜战场亲历记》，崔露创作的《我的1950年代——上甘岭亲历记》，安于道创作的《血战缅甸》，王树增创作的《1911》，何建明、厉华创作

在泛读图时代的文化格局中，军事题材影视作品的崛起，对文化的良性发展起到了强力的推动作用。由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对中国军事文化的发展建设尤为恰逢其时，军事题材影视作品的特殊性决定其将日益重要。

不妨从三个层面来看军事题材影视作品的力量。一、思想：军事题材影视作品不可能脱离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其活力的背后必然标志着一个国家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正面造像的量能；二、形式：市场机制中的军事题材影视作品，必须以往鲜活的银幕（荧屏）语言保持外在的形式美；三、意识：记录和抒写英雄理应具备历史性、批评性和发展性，军事题材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史观一旦停滞，其深度、厚度、广度均将淡出。我们在此三重语境之下，按照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要求，回首流光溢彩的2011年度的中国军事题材影视作品，会有怎样的发现和收获呢？

### 革命历史和伟人造像

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献礼影视剧风云际会。其中，大型电影《建党伟业》突破以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叙事、表演方式，以浓烈的时尚风格创造了4.2亿元的票房佳绩。电视剧《中国1921》截取了自1918年至1921年前后毛泽东、孙中山、李大钊等革命领袖的人生际遇、细腻丰沛的情感书写，印证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电视剧《开天辟地》则将目光瞄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秋收起义6年间的成长历程，冷峻客观地全景呈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国共两党早年错综复杂的斗争合作关系。电视剧《辛亥革命》以几次起义为背景，以孙中山的斗争实践为主线，宏大而又细致地展现了一代伟人的博大胸襟和超凡品格。同名电影在展示辛亥英雄群像的同时，表现黄兴、秋瑾等革命先烈富有传奇性的情节，着力于革命先锋意识的银幕探寻和挖掘。电影《第一大总统》展现了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人生轨迹。电视剧《护国大将军》《护国军魂传奇》则抒写了一代名将蔡锷的护国史诗。

2011年无疑是主旋律影视的丰收年，除了直书两大题材的影视作品之外，《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东方》《战地黄花》《中国1945之重庆风云》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也以宏大的视野，昭晰有力地勾勒出了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

## 多重视域中的历史叙事——2011年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综述

□张志强

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以及由陈桂棣、春桃创作的《鬼妹》，陈桂棣、春桃、京隆创作的《失语的红军》等短篇非虚构军事文学作品，都是从亲历者调查、原始现场考证、不断发掘出的新史料分析研究入手，深度追踪叙述、分析了事件背后的内幕与被正史忽略的种种细节，得出令人信服的独特发现，让历史变得色彩丰富、生动而更具有可信度。历史叙述在2011年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在叙事结构、叙事视角与叙事内容等方面做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尝试。

第五，回忆录与将领的传记出版依然是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重镇。2011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张万年全传》《杨得志回忆录》以及赵勤轩创作的《朱克靖传奇》、郭晓晖创作的《孤独的太空》等作品，可谓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作品给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个人化的历史感受，同时，也向读者打开了一个真实历史的画卷。

### 叩问真相

2011年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繁荣，呈现出一些独特的表征。

首先是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在2011年表现出对历史背后、事件真相的独特兴味。

对于历史真相的追问与思考是2011年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耀眼亮点。上述罗列的各类作品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作家所追寻与渴求的历史本真。作家们对历史事件的热衷也表明了他们内心与整个民族心理的共振。与其说作家在对历史事件的叙事中完成的是一次整个民族对事件真相的求证，还不如说作家是在完成自己对于事件的困惑的解答。寻找答案和真相必然是在众多“纪念日”到来的2011年度作家们本能的反应。

必须对“真相”有洁癖，这是作家的社会责任使然。但是，洁癖不是怪癖，作家必须务实求真。2011年，在繁荣与个性化的历史叙事话语视域中我们同时注意到了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中的“另类”——“猎奇历史”“戏说事件”“虚构战事”，乃至于假托他人之名所撰写的“亲历”作品，这在某种程度上损伤了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名声，将2011年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罩上了一层阴影。

虽然“真相”在不同人的眼里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但是，真相的本性是“非虚构”的，如果存在着一种可以虚构的真相，那么，对“真相”的求索便成为虚妄与幻相。但是，2011年的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事实却又清楚地表明，在创作中确实存在着一种矫枉过正的偏执与误区，以为我们曾经的历史叙事都存在着“内幕”与隐情，对我们头脑中的历史有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射式的反叛与对抗，似乎“正史”都是错误的。“还历史本来面目”并不表明要推翻现有的历史叙述事实，有的历史事实会被推翻，但并不表明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有问题，都需要被推翻与矫正。

其次，2011年作家们的“行走”成为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坚实基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2011年优秀的非虚构军事文学作品，都是“走”出来的。正如张正隆在完成了100万字的《雪冷血热》之后的那声长叹，“《雪冷血热》是用脚走出来的”。

恰恰由于“真相”因历史的尘封而变得模糊难辨，所以，“求真”变得相当困难，这需要勇气、智慧与踏实的内功。行走便成为严肃的作家应当坚守的信念。

作家面对如此复杂的现代社会与历史，需要极度的冷静与客观的态度。言论空间的开放一方面给作家带来的是话语的自由权利，同时，自由必然带来叙事的不稳定性。或者说，过度的自由言说空间恰恰是作家创作“不自由”的根源，面对无限开放与民主写作时代的多重可能性，作家变得手足无措。“不自由”的创作心理，使得作家对历史事件既不能“听命”，大清早想要的是一份人云亦云和道听途说。作家要做的就是必须确立独立的思考与事实的考据。作家必须有自己的依据与考证，这就逼迫着作家去“走”，所以，张正隆花费20年的时间才完成《雪冷血热》的创作事实恰恰印证了文学创作的规律之一：创作来源于调查，或者像某些作家深刻地意识到的那样，创作从某个角度看是件“体力活儿”。

第三，2011年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表现出鲜明的“学者化”倾向。

干“体力活儿”的作家们在2011年的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中越来越多。可以说，2011年度几乎所有的非虚构军事文学优秀作品都是靠“体力”获得认可的。他们的体力都花在了学者式的调查、考证、研究、分析上，解除了浮躁的、仅依靠书斋与猜想便完成的叙事行为。

“王树增非虚构中国近代历史系列”中的《1911》以其厚重的历史感被人称道，可以说，王树增完全是以一个学者的心态进入创作的，他的考证与研究并不逊于在这个领域里常年耕耘的专业学者们的研究，他的某些探求甚至超越了一些学者已经给出的定论与“共识”。这一创作经历可以说就是一次学术式的研究过程。

季宇创作的《燃烧的铁血旗》以史料翔实、考证扎实为学术界与文学界称道。叙述中，季宇以他敏感而细腻的笔墨与扎实可靠的研究体悟，剥开历史的层层迷雾，从独特的视角还原了那场发生在100年前的纷繁复杂的辛亥革命历史。

刘秉荣创作的《天变：辛亥革命纪实》更是以独特而有力的学术式的研究视角，以文学的方式从另一个角度揭开了“亡清者，非民主志士之能，实为清也！”的“内亡论”。

特别是张正隆，从《雪白血红》开始，就是以学者求真的考证心理创作出一部部引起重大影响的作品的。《枪杆子1949》《解放》《西部神话》《战将》《战争记忆》等无一不是既可当做文学创作，又可视为历史参考之一种的学术著作。为了追讨70年前东北抗日联军の真相，张正隆花费了20年的时间去调查、研究、取证。他不仅是以一位作家的身份考察了这段历史，更是以学者的缜密、审慎、严谨的态度细致地寻找那个残酷年代存活下来的抗联老战士们，他们以“真实得可怕”的讲述还原了那段历史。同时，张正隆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口述历史”上，而是继续从史料中考证亲历者的叙述。他几乎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抗联组织的全部史料都研究了，在此基础上，才动笔去还原70前开始于中国东北的14年抗战史。这部大气磅礴的作品为张正隆赢得了荣誉，也让我们从历

史的缝隙间探到了被时间的尘埃所掩盖的细节。

张正隆的另一部由白山出版社出版的作品《一将难求：四野名将录》也体现了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学者化”方向。与其说这部作品在书写名帅骁将的四野战史，还不如说是对四野战争经历的一次考证与最逼近历史原貌的研究过程。他用具具有强烈说服力的战争亲历者的口述、珍贵的历史图片及历史资料完成了一次对四野作战历史的学术考古。

第四，“用细节说话”是2011年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鲜明特征。

细腻真实的叙述是文学作品的追求目标，在2011年度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中则表现得相当成熟与突出。王树增在《1911》里这样描述落难中的孙中山：“1896年，大清皇帝想要的是一个身材矮小、操着广东口音、时年30岁的臣民的脑袋。这个声称自己名叫陈载之的广东人，已经被囚禁在一间斗室里，剩下的事，就是把他押解到刑场上就行了。”“思索了一会后，这个被囚禁的广东人说：‘我是孙文，非陈姓也。’”

细节描写为作品增色颇多，正是因为生动而又鲜活的细节描述才使得叙事具有了生气和亲和力。但是，细节描写也常常是被质疑最多的地方。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非虚构文学创作中能不能给“虚构”留出空间。

非虚构创作中“虚构”的有无在中外非虚构文学创作中的争议都很大，但是，若完全排除非虚构文学中的虚构成分其实是做不到的。上述例证中的细节描写如若排除其虚构手法，便成为一具具干瘪的僵尸。因为叙事者不在现场，如何知道孙中山等人物的神态、动作、心理、环境等等。即使如《我的1950年代——朝鲜战场亲历记》这样的亲历性的作品也难以完全排除虚构的成分。一是所谓“亲历”是在事件发生几十年之后还原，我们怎么能知道这种还原与真实的现场有无距离？二是个人的视野是受限的，“亲历”只是从此人的视角看现场，而从另一个人的视角可能他所还原的现场便不相同，这就造成了“真相”的多重性。所以必要的虚构在非虚构文学中不可少，问题是对虚构尺度的把握与掌控需要理性与智慧，否则将陷入伪“非虚构”的泥潭。

### 无须遗憾

环顾2011年度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乃至整个军事文学创作领域，某些研究者提出了担忧与遗憾，即2011年的创作缺乏现实题材与短篇作品。这其实是一个几乎被某些人年年提及的“老生常谈”。如此年复一年的担忧与重提，对于军事文学创作与研究仅仅是个不痛不痒“见月伤心”般的叹息而已，对于创作现实并无多大裨益。而欲想在现实与历史叙事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与二元对立的心理恰恰是研究者的某种“八股”思维的投射。

更重要的是，不能因现实题材的缺失而推导出军事文学创作正在脱离生活或作家有意在躲避现实的结论，从而认为历史叙事的繁荣是军事文学创作的“问题”。文学创作也是一个自然淘汰与选择的过程，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历史叙事的繁荣恰恰是这个时代对军事文学创作提出的现实要求。况且，在越来越深入细腻的历史叙事实践中，对现实的关注与回应正是历史叙事的责任。我们在历史叙事中感受到的不再是被单纯复现的历史事件本身，而是从历史反观到了现实，在2011年繁荣的非虚构军事文学创作的历史叙事中，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了隐含在历史叙事话语中的现实语义。谁能说历史叙事便是不问现实呢？

## 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壮阔印记

——回顾2011年度中国军事题材影视作品

□朱寒汛

在建军、强军、建国、强国等重大问题上作出的正确判断和伟大功绩。《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东方》《战地黄花》所达到的艺术水准当属上乘。同时，影片《英雄女侠伙瑾》等也以崭新的电影语言诠释着中国革命史诗中体现出的强烈时代痛苦和崇高民族气魄。

上述作品的意义不仅是艺术化地引导观众尊重和遵循历史，更重要的是珍视和熟知革命历史，亲近和沟通伟人心灵。只有情感才是文化和精神的决定性纽带。良性的情感才能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走向产生良性影响，良性的文化才能对民族的尊严感和自信心带来良性驱动。

### 类型探索和英雄传奇

2011年的红色献礼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一群朝气蓬勃的青春身影。《中国1921》《风华正茂》《开天辟地》《战火中的青春2》《我的青春在延安》《将军日记》《党的女儿》等剧延续了红色剧偶像化探索。影片《建党伟业》《秋之白华》《湘江北去》也特别注重对伟人的当代演绎。《中国1921》等作品以极富当代艺术的表演和台词，新颖地想象了伟人当年对于爱情的炽烈。讲述瞿秋白爱情故事的文艺片《秋之白华》则以其镜头之唯美、节奏之舒缓、情意之真挚，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仰望伟人的新窗口。这些诠释引发一些质疑甚至争论却在情理之中。但我们不应以形式上的瑕疵忽略其闪光之处，而且上述作品赢得了青年观众的普遍接受。

2011年的谍战翻新也添加了许多荧幕景观。《借枪》《风语》《风声传奇》《黑狐》《旗袍》《螳螂》《断刺》《掩护》《绞杀1943》《红妆》《青盲》《夜隼》《军统枪口下的女人》《金陵秘事》《马达尔旅馆的枪声》等一众作品，将谍战演绎得惊心动魄、千钧一发。其中《借枪》以令人咋舌的生活白描和文艺气质料制冲出，《旗袍》则以明星阵容和精致设计形式突围，《断刺》又在五光十色的海派洋场华丽潜伏。一时各领风骚，傲视荧屏。

《亮剑》之后的英雄传奇也展示了蓬勃活力。《永不磨灭

的番号》《弹孔》《新亮剑》《铁道游击队2》《小站风云》《中国地》《香格里拉》《水上游击队》《烈火金刚》《盘龙卧虎高山顶》《我的父亲是板凳》《瑶山大剿匪》《中国远征军》《飞粮剿匪记》《小小飞虎队》《川军向日战到底》《远去的飞鹰》《断喉弩》等，将硝烟历史中的大批隐秘英雄进行了不同的现代诠释。抗战剧《永不磨灭的番号》凭借天马行空、诙谐百变的叙事节奏以及鲜活诙谐的人物对白赢得了观众的追捧和热议。《新亮剑》更强化了一股万夫莫当的纯阳之气。《断喉弩》具有冲击性的惨烈搏杀也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关注。反映西路军浴泽突围的战争电影《惊沙》用百折不挠、向死求生的惊人勇气，狂飙一曲红军精神乃至人性光辉的壮美颂歌，走出一条真实史料的大型化道路。《岁岁清明》则将雾气氤氲的茶林置入日军入侵的背景之下，又在片尾注入了南方汉子的血性和刚烈。斥巨资打造的《金陵十三钗》表现了普通人性的终极救赎和信赖，但南京大屠杀的背景和长达40分钟的直接战场描写使它具备了军事电影的肌骨，颇具类型特征的封闭叙事和压抑情绪的电影语言使得这部作品的类型意义远超过了史诗意义。人性的张扬由于主体（边缘人和美国人的）特殊而显得有些“另类”，但高超的布景、调度、色彩和剪辑技巧无疑使该片鹤立鸡群，典型的好莱坞风格也让它的思想向度更近于《黑皮书》，显得剑走偏锋。

### 当代军营和大国想象

自信、团结、灵动、活泼的现代军营充盈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反映当下的军事题材影视作品最能体现军事文化的整体状况。

《我是特种兵》《零号国境线》《第五空间》均显示出了网络文化对军事题材影视作品的辐射和影响。改编网络小说的《我是特种兵》最为醒目，青春萌动和热情澎湃的时尚青年和特种兵形象一旦结合，在积极正面人生观的照耀下，该剧进行了一场关于生命、理想、爱情的强力煽情。《零号国境线》刻画了一个阴差阳错成为边防武警战士的叛逆青

在军事文学百花园中，相对于军旅小说、诗歌的创作来说，军旅散文创作的景象始终如花朵般默默地绽放。2011年度的军旅散文创作在中国散文界依然保留着整体的强势，并在创作的题材、形式上呈现出新变化、新面貌和新收获。

我们知道，在军旅作家中专门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相对来说屈指可数，大多数的散文作家都是由小说家、诗人改行或兼顾散文创作的。当下活跃在中国散文文坛的除了李存葆、周涛、王宗仁、杨闻宇等名家之外，一批“70后”作家给军旅散文的创作带来了新的血液和力量，并和军旅老作家们一起给2011年的军旅散文创作增添了新的气象。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文学创作活动是军旅散文创作的最大亮点。在总政宣传部与解放军报社联合举办的“在党的旗帜下”全军文学征文活动中，军旅散文创作取得了新的成绩和新的突破，老中青三代作家奉献出了众多的优秀作品，令人眼前一亮。这些作品在《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报·长征副刊》《文艺报·军事文艺专刊》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征文活动所发表的散文作品既凸显了时代特色，又张扬了革命传统，既追忆和怀念历史岁月，又描摹和赞颂了现实生活，在主题立意、布局结构、行文语言、思想境界等方面，都可谓当下军旅散文创作的一个缩影，也是对军旅散文创作的一次检阅。在征文评奖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获奖作家和作品涵盖了方方面面的作者，既有专业作家，又有业余作者，既有在文坛耕耘一辈子的老作家，又有初出茅庐的新人，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主要有徐怀中的《寻找陌生的故地》、胡可的《党在我心中》、张仁峰的《心中的干枝梅》、凌行正的《金达莱盛开的季节》、乔良的《在军旗下畅想》、陶纯的《一个圣洁的灵魂》等等。这些作品既融入了崇高阳刚之美，也饱含着军人的报国情怀。

对军队和战争的思考，是军旅作家舍我其谁的现实担当。宋增泉的长篇历史散文《战争史笔记》以煌煌五卷，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亲历过战争硝烟的中国军人对中国战争史的反思，以沉潜求实的姿态和苍劲铁血的叙事呼唤和平，表达了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而女性对战争与历史的思考总是有些与众不同，在沉甸甸的文字背后触摸到的是一种母性的温情。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军旅女作家们的散文作品给予特别的关注，其中贺捷生的《父亲和一首歌》《父亲和一首诗》、马晓丽的《婆婆的岔路》、项小米的《祭奠湘江无字碑》、姜安的《东方红》在这里唱响》、黄蓓蓓的《与一具“俄”的照片相遇后》等作品，从不同视角深情阐述了对于革命对战争对历史的敬重和仰望，重塑精神支柱，重温理想信仰。

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力挺那些勇于把笔触投入民族、国家、军队和社会的历史深处，准确把握科学发展的主题、主线的作家和作品，并向他们致敬。王树增的长篇历史随笔《1911》，以冷峻澎湃的激情和痛彻肺腑的哲思又微妙的细节折射宏观的大历史，再现了中国百年辛亥革命这段偶然又必然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场，铁肩担道义，“探索的是心灵，是中国人民在历史巨变来临之际的精神状态”，引导当代人重新审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因为“对完美社会、完美国家永恒幻想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力量、有希望的民族”。李存葆的文化散文《呼唤贝尔记忆》视野开阔，以游记的形式行云流水般地拓展朝鲜半岛开创北魏王朝的历史给予了强烈的回望和无尽喟叹，更是对呼唤贝尔大草原这一中华文化之根的深情歌吟，凸显了一个军人的家国情怀和艺术担当。与《呼唤贝尔记忆》一起入选“2011中国散文排行榜”的还有王宗仁的新作《背心》。继军旅散文作品集《藏地兵书》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之后，王宗仁又创作了《藏北的笛声》等多篇反映青藏线军人生活的散文佳作。而“70后”作家王龙继历史随笔集《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之后，又推出了新作《国运拐点——中西精英大对决》，引领我们追溯历史，穿越时空，感悟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中国对自己以及外部世界越来越深入的理性思考。

散文是心灵之书。2011年的军旅散文创作除了宏大叙事之外，还涌现了大量具有纪实品格和人生睿智的散文作品。这些作品，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在外部世界和自我内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中，寻找着人类的真善美，表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军人情怀和人文关怀。如唐栋的《永远的怀念与自豪》、裘山山的《跟着春草到美国》、庞天舒的《生命因你而动荡》、乔林生的《写意李锋》、丁小炜的《遥远的亚丁湾》、张国民的《我是一个兵》、兰宁远的《草原、神府故乡》、宁明的《飞行的世界》、杨宣强的《青藏线片段》、祁建青的《鄂尔多斯草原之夜》、文清丽的《渭北一家人》等等。而周涛在《南方周末》“微叙事”专栏发表的系列随笔，微不足道的生活情趣信手拈来，点滴风雅，温暖人生，让人看到了“稀世之鸟”周涛的另面情愫。

与往年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2011年的军旅散文创作整体成绩都十分可观可喜。其中，军旅散文作品集的出版，也留下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如周涛的《周涛散文》、凌行正的《戎行风景》、卢晓渤的《阳光走廊》、刘笑伟的《边走边看》、傅逸尘的《远航记》、赵太国的《独步长征》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2011年军旅散文作家队伍中，卢一萍、王龙、黄雪霏、刘笑伟、丁小炜、兰宁远、戴立、叶华、杨献平等“70后”作家开始走向前台，并逐渐形成了年轻的军旅作家方阵。其中杨献平作为专门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在过去的一年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发表了《巴丹吉林的个人地理》《拉尼希之歌》和《沙漠之书》等十余篇佳作。叶华的散文集《江南色》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已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

综上所述，2011年军旅散文创作集体呈现出了一种雄壮大美，颇似军歌进行曲，亲切热烈，奔放有力，情感庄严。我们可以看见，军旅散文创作生命力依然强盛，整体水平依然化，艺术的突破和创新依然令人期待，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创作题材多元化、语言风格多元化、文化思考多元化的创作态势。有理由相信，军旅散文创作的鲜花将继续沿着文学的康庄大道一路盛开，姹紫嫣红更好看。

年，他在经历了与毒枭的生死搏斗之后，终于找到军人的尊严和价值。情景喜剧《大学生士兵的故事》又给观众带来了欢快笑声，主创总是能够把握好注重大方与幽默轻松之间的微妙平衡，同时该剧对基层部队生活细节有精到掌控。在“接地气”层面，当下军旅题材电视剧还有待提升。军事电影《开十出击》刻画了两个飞行师长的英雄形象，突出的时尚元素和合成镜头在同类影片中有所推进。《守望天山》在军事文艺片的探索上，展开了一场自然、情感与精神并行的守望，带给我们诸多对人的价值与追求的反思。

将视野投向高端军事科技的重大现实题材献礼影片《飞天》，具有前瞻性地想象了未来时空，以“家国同构”的叙事结构、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独具匠心的艺术想象，有力地印证了新中国作为航天大国崛起于世界之林的决心和能力。

2011年的中国军事题材影视作品可谓精彩纷呈，无论是宏大历史的细致钩沉、类型探索的形式创新，还是时代精神的正面造像，都给我们带来庞大而又极其具象的军事文化脉络。总体来说，在市场机制和制度机制尚未成熟的影视生态中，题材的类型化探索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好莱坞经验告诉我们，类型的丰富和成熟能极大支持和提升文艺家和作品之间的张力与联系；另一方面，当巨额流动资金涌入类型化影视，变成赶风追热的投资行为，创作资源和艺术想象将被挥霍和压制，于是不容忽视的隐患出现了：某些作品中散发出“眼球经济”倾向，行至中段叙事拖沓甚至停滞，作品质量前后隔离甚至脱节，无关主题的剧情枝蔓横生，或前后矛盾、或自我重复、或贪念人欲、或陷入杀阵，理想信念观照和现实主义精神严重缺席。更有甚者，为吸人眼球刻意将主流意识和普世价值媚俗化，置英雄于真空。对此，军事题材影视创作首先不能利用机制的盲点藏污纳垢，其次不能仅仅依靠经济的规律强食弱肉。

先进军事文化需要军事题材影视作品强大的民族尊严感和自信心的支持，才能回应世界其他地区的优秀作品。充满生机活力的2011年让我们仿佛已经能看到中国军事题材影视作品崛起的种种可能。军事题材影视作品需要思想、形式和意识的坚守继承，更需要思想、形式和意识的发展创新。坚守和创新，不是军事题材影视作品的局囿和困惑，而是先进文化的尊严和权利。送别军事题材影视作品的2011，不是结束一段辉煌记忆，而是迎接一个伟大的开始。

——2011年度军旅散文创作综述

□丁晓平

姹紫嫣红总是春